

懷念兩位法國長者友人： 傅承烈神父及葉維祺領事

林志鴻

從1957年至1963年期間，台灣赴法深造的學生，相信沒有不知道傅承烈神父（Père Jean de Laffe S.J.）及葉維祺領事（Consul Georges Yacovlievitch），而對我來說，不僅認識這兩位長者，且有深厚的情誼。傅神父是我的恩師，葉領事則是我信天主教領洗時的代父。我於1958年秋天到台灣後就認識他們，迄今已過半個世紀。雖然他們均已先後安息主懷，但是他們的恩情則永銘我心中。茲介紹他們給大家並分享他們的事蹟。

傅承烈神父（1906-1979）

傅神父1906年7月23日出生，法國中部Poitiers人，年輕時立志從軍，中學畢業後原想考Saint-

Cyr軍校，後因蒙受特別聖寵而突然改變，決定進修道院，準備成為神職人員。他於1924年11月7日進法國北部Beaumont-sur-Oise初修院，結業後服兵役一年，於1933年奉派去中國服務，先在上海學中文一年，在震旦大學（天主教耶穌會所創辦）教法語兼體育主任，繼在徐家匯神學院研讀神學四年，於1938年6月4日晉升神父。他從初修院至成為神職人員，歷時十四年之久，終於如願成為天主教耶穌會會士（Société des Jésuites，簡稱S.J.）。

傅神父於1940年重回震旦大學教法文兼任震旦中學生童子軍指導司鐸，仍兼體育主任。他雖忙於教學，但從未疏於堂區福傳工作。1951年12月17日，他突然被中共公安人員逮捕入獄，是耶穌會第一位被捕的會士。經過十四個月的牢獄生



圖1 1960年本人和傅承烈神父合照，中間是越南西貢天主教Institution TABERD母校的老師。（背景為震旦文化中心）



圖2 1959年聖誕節前夕本人在台北天主教聖家堂領洗後和代父葉維祺領事合照。（背景為聖家堂）

活後於1953年2月2日被驅逐出境抵達香港，隨即回法國在巴黎教區工作兩年後，於1955年夏天重返遠東地區。

1955年傅神父抵台灣後，於1956年初在台北創設震旦文化中心（Le Centre Culturel de l'Aurore），教授外國語文，以法語為主，真是台北第一所法語補習學校，他亦受聘在國立政治大學、軍官外語學校、天主教輔仁大學等校講授法語課程，而在政治大學就教了十七年之久。

傅神父在台灣生活了二十二年，除了教會的神職工作外，幾乎以教法語為主並兼任青年學生指導神師。曾受教於他的青年學子很多，尤其是自法國及比利時學成返國的學生在工作上都有優秀表現。他無論在講課或與人對話時，總是語氣溫和、幽默、輕聲，使人印象深刻而樂於接受。他以愛心待人、以熱情助人，在他身上處處可看到天主的「愛」。

傅神父家中有兄弟姊妹，當神父的就有三人，除他本人係耶穌會會士外，他的兄長Pierre神父比他早一個月進修道院，而幼弟Jacques亦為耶穌會會士，並於1938年奉派去中國服務。

傅神父留有著作【*Chrétiens dans la Chine de Mao*】，描述他在中共政權下的親身體驗及獄中生活。我政府為表揚他在教育方面的貢獻，於他臨終前頒贈文化獎章。他於1979年5月23日病逝台中，享年七十三歲，安葬於彰化靜山耶穌會墓園。

我所認識的傅神父及事蹟

我於1958年9月18日從越南來台灣，在等待辦理入學手續期間，想認識法國籍或講法語的朋友，就去震旦文化中心拜訪負責人傅神父。傅神父以略帶上海腔的國語表示歡迎。經過自我介紹曾就讀越南西貢法國天主教Institution TABERD

後，他就用法語與我閒談了一個多小時，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結束。傅神父給我第一個印象是平易近人，語氣溫和且幽默、態度誠懇。在往後半年時間內，我幾乎每週都到震旦文化中心閱讀法文書報。認識了其他耶穌會會士沈載祺神父、苑秉彝神父（Père Albert Dujardin S.J.）及黎仁民神父（Père du Réal）並因經常見面而加深傅神父對我的認識，增進彼此的友誼。

傅神父熱心助人，對我國赴法國深造的青年學子，幾乎有求必應。無論是介紹學校、寫推薦信、協助申請獎學金、商請巴黎負責遠東學生中心的蘇神父（Père Renou）及其他地區的教會人士就近照顧、安排住處等都義不容辭，樂於協助。1964年我國與法國斷交後，幾乎所有我國赴法國留學的學生申辦簽證均透過傅神父的管道，使他成為非正式的法國代辦領務人員。至於傅神父給我的協助和照顧，可說是恩惠，更是無微不至，茲略述於後：

1. 在我1959年入政治大學前，受聘為震旦文化中心法語講師，講授法文文法，每週晚上兩次，直至1963年我畢業出國深造為止。
2. 指引我信奉天主教，介請苑秉彝神父為我講道並於1959年聖誕節前夕受洗，代父就是葉維祺領事。
3. 在學期間，荐介我在軍官外語學校法語組講授法文文法，每週一次，一共教了三屆，並於課後晚上每週一次為經濟部水資源委員會及台灣電力公司的工程師補習法文，以應與法籍工程師於中部谷關水壩施工期間洽公之需。（谷關水壩係由法國工程公司承建）。
4. 親函比利時雷鳴遠神父（Père Lebbe）基金委員會，大力推薦並在台北雷鳴遠女子服務團（A.F.I.）裴玫修女（Mlle Palmers）

協助下，順利獲得獎學金赴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深造。

5. 我於1963年畢業前，傅神父鑑於選修大一大法的同學過多，影響教學效果，特地商請我的老師—政大外交系系主任李其泰教授聘我為該系助教，以講師名義分授大一大法，並獲校方同意。嗣因我畢業後即赴比利時留學而作罷。
6. 我於1967年初自比利時返國工作，傅神父主動商請留法前輩新聞局丁德風顧問推介在新聞局工作並獲魏景蒙局長接見准聘，嗣因「天降機會」而進外交部服務而作罷。我進部派在非洲司一科，幫忙我最多的就是邱大使榮男兄。（所謂「天降機會」容有機會再報告）
7. 進外交部後，傅神父推薦我到天主教輔仁大學法文系講課，每週一次三小時，自1967年至1970年外派為止，教過第一、二及四屆。
8. 傅神父知道我在非洲司一科工作，主動洽請他的得意門生、當時任一科科長的陳泉生大使特別照顧並指導我，使我在法語應用上獲益良多。（陳大使是傅神父在上海震旦中學及大學的資優學生，是他教過的學生中法語最好的一位，也是該校足球明星）
9. 傅神父曾教過蔣夫人法文，鮮少為人知，他告訴我如有機會替蔣夫人傳譯時要特別注意。這一點對我幫助很大。

從傅神父一生的事蹟中，除了神職服務外，絕大部分時間是教育及輔導工作，對年輕學子影響很大。他是一位很有深度信仰的耶穌會會士，為人處事都是以「愛」為出發點，相信曾受過他教育或輔導、協助的青年學子都會感激他、懷念他。

葉維祺領事（1921-1989）

葉領事1921年12月7日出生於法國東部Colmar（Haut-Rhin），祖籍南斯拉夫，法國政治學校及國立東方語文學校畢業（中文、馬來文）、文學士（英文及義大利文）。他曾任法國駐中國重慶、廣東及香港等領事館實習秘書（1948-1950年）；駐印尼大使館實習秘書（1950-1951年）；1951年12月11日考取遠東秘書任用資格；駐菲律賓大使館專員（1952-1954年）；駐印尼大使館二等秘書（1954-1956年）；駐中華民國大使館秘書專責領事事務（1956-1963年）；調回法國外交部在亞洲暨大洋洲司辦事（1963-1967年）；駐中國大使館二等參事（1967-1970年）；駐日本神戶（Kobé）總領事（1970-1975年）；駐澳洲雪梨（Sydney）總領事（1975-1976年）；調回外交部辦事負責翻譯工作（1977年5月）；1986年12月8日退休。他於1989年5月8日於東德旅途中因心臟病發而逝世，享年68歲。葉領事曾獲頒法國懋績騎士級勳章（1968年5月11日）；騎士級榮譽勳章（1971年7月12日）及懋績官員級勳章（1979年6月14日）。

我所認識的葉領事及事蹟

我於1958年9月18日從越南回國，為了閱讀法文資料及希望認識法籍人士，就去法國大使館拜訪，蒙葉領事熱情接待，暢談甚歡，實有一見如故之感。隨後半年時間，因我經常去大使館閱讀法文書報，與使館工作人員尤其是葉領事閒談家常，增進彼此認識，成為好友。葉領事介紹我認識公使代辦de Curton並蒙邀宴及參加翌年法國國慶酒會，至感榮幸。

我於1959年聖誕節前夕在台北市聖家堂領洗成為天主教信徒，承蒙葉領事願意做我的代父，真是難得。在我信教的第一年，每週三次騎腳踏車自木柵政大到台北聖家堂參加早上六時半專為法國僑民舉行的法語彌撒，每次皆與葉領事同坐，更加深我們的情誼，彌撒後我們就去附近信義路東門替一位醫師補習法文，一舉兩得。

葉領事在台北過著單身、儉樸的生活，很注意居家環境、喜愛園藝，在北投山坡上幽雅的房子、院子裡種植各色花草，有一位女傭幫忙打理。他很懂廚藝、喜歡做菜，除了必要的應酬外，幾乎每天下班回家親自下廚，享用晚餐。他早睡早起，生活很有規律。他每天早上開著大型的美國車去聖家堂望彌撒，約七點就去上班，享用自備的營養早餐後，開始工作。中午只吃簡餐，有時只吃燒餅油條豆漿或水果。下午四點後開始讀書，研究中國戲劇及老子哲學，每週一次請師範大學一位老師教「老子」。他非常好學，對國劇及老子哲學很有研究，更是語言專家，除母語外（包括法語及南斯拉夫語），他還懂美、義、日、俄、中、馬來等語文。他曾擔任法國總統Pompidou訪問中國大陸時的中文傳譯。

葉領事對我國赴法國深造的學生，在行前慣例分批邀請到北投家享用一頓標準的法國晚餐，由他親自下廚，包括飯前酒、用餐時配菜的紅白葡萄酒、水果及不同口味的乳酪等，並分別加以說明，實有祝福餞行及介紹法國飲食文化之意，可見他的用心。我曾被邀作陪，親身體驗，增廣見聞。

葉領事的廚藝在台北外交圈是出名的，是以有一年外交團宴請先總統蔣公伉儷時，就請他主廚，指揮圓山大飯店的廚師，做出美味道地的法國菜。葉領事不喜歡穿西裝，除非外交正式場合禮儀外，他平日上班或外出都是便裝，有時天

涼就加穿夾克，此乃他多年的習慣，究其原因可能在亞洲熱帶國家工作久了的關係。甚至回法國外交部上班，亦不例外。記得有一次我從比利時去拜訪他時，他告訴我辦公室的同仁都以異樣的眼神看他，因為只有他不穿西裝上班。他又透露，由於他已習慣閱讀中央日報及聯合報新聞及副刊，他自費訂閱該兩份報紙，航空郵資比報費還貴（1964年還沒有航空版），辦公室同事不解，還懷疑他是台灣間諜呢！（一笑）他在台北期間，除上下班開那輛美國大車外，出入多以法國製Velosolex（機動單車）代步，特別引路人注意，因為從未見過前頭有手拉式馬達的腳踏車。

以上這些衣食住行的方式，就是葉領事在生活上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

我在政大與同是越南來的學長鄺以貴及饒立強（已故）成立「法語研究社」，由我負責，利用午休時間義務替同學補習法語，請求法國大使館協助提供有用的書籍教材，由於葉領事大力支持及協助，獲得法國教育部（或文化部）贈送兩套法國十七及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實在是文學珍品。這些文學珍品原放置在四維堂內法語研究社辦公室，經過一次颱風淹水後，可能已被搬到大學圖書館（有待查證）。

最後，我覺得一到台灣就認識傅神父及葉領事兩位亦師亦友的恩人，並得到他們很多幫助，真是受益良多，相信這是天主的旨意及安排吧！我寫這篇回憶小文章，除了懷念他們外，同時亦可作為我領洗五十年金慶的紀念。

註：我要藉此謝謝台北古亭耶穌聖心堂洪萬云主任神父及法國在台協會李副主任海倫女士（Madame Hélène Ly-Batallan）分別提供有關傅神父及葉領事的珍貴資料。

（本文作者為我國前駐尼日共和國大使）